

# 公园的样子

□重庆 项德林

鲁迅先生说:“公园的样子我知道……一进门分做两条,一条通左边,一条通右边,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,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,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”

据说鲁迅先生从没有逛过公园,但他却给公园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。事实也的确如此,小时候逛过的公园大抵都是鲁迅先生说的样子。不过那时候逛公园要架很大个势,一般也只有在儿童节、春节这些对于孩童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才可以被当作褒奖享受。在过去的万县西山公园,听西山钟楼钟声响起,听大人们讲库里申科烈士的故事,当然还有平时吃不到零嘴儿,这些都构成了儿时最大的向往。

不过,鲁迅先生没有想到可以“算是短途旅行”且也未去过的公园,对于我们来说,现在连脚程也省却了,几乎是出脚即到。

我家所在的南岸茶园新区雷家桥水库一带,几乎被公园环绕。出小区大门跨过人行道就到雷家桥公园,家门口的公园。公园依小山包而建,绿植覆盖其上,小路曲径通幽,显得小巧精致,是小区居民饭后散步的不二选择。尤其是那被绿草披覆的一截陡坡更是成了孩童们天经地义的滑草场,拉

着滑板板吱吱呀呀爬到坡顶,然后呼啸而下,摔得人仰板翻,却乐此不疲。

从雷家桥公园步行约两百米,在雷家桥水库上方的土主河两岸又是一个公园。我家五年前刚迁居这里时,附近居民在土主河两岸的山坡上种了五花八门的蔬菜,像是给大地穿了一件一块补丁接一块补丁的花衣裳。某一天,居民们像在农村阵雨天抢收庄稼一样,一窝蜂抢收地里的蔬菜,大包小包拎回家。翌日,挖掘机、推土机和一群工人替代他们进驻了菜地,平场、修路、筑梯、铺草、植树、种花……没过多久,一个山地公园逐渐成型。

土主河水注入雷家桥水库,再拐个弯流进苦竹溪。苦溪河是长江南岸一级支流,从巴南鹿角场发源,经茶园新区后在广阳湾汇入长江。据当地人讲,之前的苦竹溪真是“苦”啊。由于河岸不断开发,苦竹溪两岸逐渐自发形成集镇,后来又开发茶园新区,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,垃圾乱倒,废水直排,苦竹溪苦不堪言。环保部门甚至取消了苦溪河的水域功能,不再详细监测河流水质,这意味着宣布了这条河流死亡。

所幸,这一切在悄然发生改

变。我家刚搬到茶园时,苦竹溪两岸正被施工围挡围住。经过两年的治理,苦竹溪湿地公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择一个碧空万里的晴日,信然步入其间,昔日的臭水沟变得水清岸绿,成了一个偌大的亲水公园。河岸垂柳依依,河里碧水清浅,荷叶田田,水草丰茂,小鱼小虾游戏其间。刚入学的黄口小儿文锐在水边脱口吟唱搬弄所学,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”。

苦竹溪临通江大道一侧,几块偌大的草坪就像巨型绿绒毯,几乎成了人们在周末放飞心情的天堂。惠风和畅的晴日里,湛蓝的天空中纸鸢高飞,青碧的草地上顽童追逐,大人们则安坐一隅,搭一个天幕,放几把椅子,泡一壶清茶,放空紧张了一周的思绪。如此景致沿苦竹溪一直蔓延,至长生桥镇,至广阳湾,至游人如织的长江之眼广阳岛,像极了那句广告语“南岸起风景”。

现在,关于公园的样子,我家如此,家家如此。江南江北,东城城西……公园像雅丽精绝的辞章铺排而来,但无一例外都是住家周围的公园,或围炉煮茶,或卤菜凉面加稀饭,看孩童嬉戏,看草木葳蕤,看云淡风轻,甚至傻里傻气地呆着。幸福生活大抵如此。

# 薄荷入夏凉

□河南信阳 董娜

夏天如约而至。门前的那片薄荷,在雨后的清晨,献出翠绿翠绿的好颜色。它好像要和紫荆树比高似的,疯长着,那架势简直要豁出去了。我每周下班后回家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门前的薄荷。它老远就和你打着招呼,在湿润的风里抖擞着每一片绿,好像下一秒就要风尘仆仆地跌到你的跟前。我有时穿了白裙子坐下来,它竟悄悄地探出一抹浓绿,印到你的衣裙上。顿时,风里染上了薄荷香,连燥热的夏日都似乎有了几丝凉意。

薄荷在乡下人的眼里并不宝贝,有时甚至连野草都比不过。我母亲算得上是村里最爱花花草草的人了,家里凡是能用来装土的罐子,都用来种花了。但母亲从不种薄荷,我也不曾发现村庄里谁家种了薄荷。

自家门前的那片薄荷还是祖

父在山上砍柴时带回来的。我遇见薄荷欣喜若狂,迷恋着它那清凉的香气。我找来铲子,刨了几个泥坑,将薄荷种下去。没想到,几日后,薄荷不仅在这里安了家,还长出了新的嫩芽。看到那些嫩芽软萌萌的,躺在宽厚的叶下,我的心中甚是欢喜。春去秋来,薄荷已长成气候。母亲却趁我不在家时狠心斩去了那片惹眼的绿。

母亲说,薄荷生命力顽强,不铲去,只会越发越多。可我哪里肯听呀,心灰意冷,坐在门前看着那片凌乱叹息。就在我快要淡忘时,今年春天,薄荷又悄悄地探出头来。那小小的绿芽,有着极强的生命力,攒足了劲向上生长着。只一春的时间,在那片裸露的土地上方已然撑出一片绿云。我这才相信母亲的话。

在我的再三劝说下,母亲替我留住了那片薄荷。母亲不知道从

哪里得知薄荷有清火的功效,于是,每顿饭菜里,她都要掐几把水嫩的薄荷芽,拌进去。薄荷味道清香,入口清爽解腻,母亲将薄荷当作蔬菜。有时,母亲也会煎了鸡蛋和薄荷一起炒,这是最常见的吃法了。母亲乐呵呵地说,没想到薄荷还有这样的好味道。我顺势接住母亲的话茬,是呀,多亏听了我的话,留住了薄荷吧。

薄荷,除了可以食用,还能用来泡脚。在闷热的夏天,摘来薄荷叶,兑上一盆温水,解开鞋袜,将双脚放进去浸泡。不但夜里蚊虫不敢近身,连一天的暑气都能被薄荷给驱散了,实在有解暑消蚊的奇效。夏虫在窗外鸣叫,星星坐在云端,月亮吐着洁白的光辉,我与母亲一同泡脚,感受着夏夜的美好。

薄荷入夏凉,我与母亲的心却因为一株小小的薄荷靠得更近了。

# 实习生

□山东济南 赵春燕

这学期学校安排我辅导两个实习生,她们一个来自连云港,一个来自泰安。连云港的姑娘高高壮壮,说话干脆利索。泰安的姑娘娇小玲珑,说话柔声细语。看着她们两个的外表,我第一次对自己认为南方女孩娇小北方女孩高大的想法产生了怀疑。

初与她们接触,我告诉她们做老师要勤奋。两位姑娘每天都早到教室,一节不落地听我讲课,并且仔细做了笔记。

听了两周课后,我想看看那两位姑娘的听课效果,就让她们讲一节课试试。由于是人生所讲的第一节课,两位姑娘都很紧张,她们早早到了教室拷好课件等待铃声。铃声一响,她们直接开讲,连开课的礼节以及礼貌问候都忘记了。讲课过程中,连云港的姑娘稍显沉稳,她讲的东西较有条理。而泰安姑娘语速非常快,几乎听不清楚所讲内容。她们不知道和学生互动,给他们留思考时间,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课堂,用二十分钟讲授完内容后,就不知所措了。我见状赶紧走上去给学生布置了任务,算是没有出现空堂。

课间,我对两位姑娘的课进行了点评。先肯定了优点,再指出了缺点。她们诚恳地接受了我的建议,答应改正不足的地方。

之后,南方姑娘到得更早,每天在教室里和学生一起晨读,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大的课代表。看她很勤奋,我就问到了她上学时的情况,她告诉我自己并不聪明,所以用勤快来弥补。上学时虽不是课代表,但每天早到开门、晚走锁门。到了大学,她依然坚持这样做。听她如此说,我明白了她就是大家口

# 孤独的吹笛人

□北京 刘佳琳

在所有的乐器里,我独爱笛子。

记得小时候,父亲总是借着黄昏柔和的光,坐在院子里,安静地吹笛子。父亲的头发乌润蓬松,高挺的鼻梁,炯炯有神的眼睛,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。他摆好姿势将笛子横放嘴边,那开阔高雅的旋律,如欢快的小溪,清脆动听。那时母亲总是出差,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。他们聚少离多的生活,让父亲的目光里多了孤独这两个字。

父亲会吹的曲子并不多,通常有《一剪梅》《十五的月亮》《北国之春》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他最喜欢吹《一剪梅》,儿时的我虽然听不懂其真意,但总觉得笛音里有某种忧伤,又带着某些倔强。

没过几年,父母便因性格不合选择离婚。父亲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,这磨人的日子,让他的头发掉了,形成了难看的秃顶。周末休息时,他常常带我去河边,拿起他心爱的笛子,兀自吹起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他为我学习了许多儿童歌曲,比如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

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南方姑娘第二次讲课时,比第一次强了很多。她把我上次说的那些不足全部改了过来,并且借鉴了很多我上课的好做法。不仅如此,她讲课还激情饱满,增加了很多课外知识。孺子可教,未来可期啊。

反观北方姑娘,有些在原地踏步的迹象。在南方姑娘主动出击,不断向我请教时,她只是默默旁听,从未发表意见。看她焦虑、畏难、不自信,我就问她还要不要再次讲课。她犹豫了一下,眼含泪水,坚定地可以说。我从她的言行中看出了倔强,也发现了她柔弱外表下蕴含的张力。

北方姑娘第二次讲课前,我很紧张,但也不敢表露出来。那天上课,我坐在底下一动不敢动,我清楚地看见了她那由于紧张而不断颤抖的手。但是,她在竭力克制自己。课上,她努力放慢语速,近乎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重要知识点。提问环节,她也咬着牙走到学生中间。尽管她的提问有些怯生生,释疑也稍显不足,但是我已经看见了她的努力。课程结束,我让姑娘自己谈感受。她说感觉课前提着一股劲一身汗、课后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很轻松,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南方姑娘在边上不由拍起了手。

再次观察两位姑娘,南方姑娘外表稍显粗犷,但实际性格带有南方人的细腻。而北方姑娘外表细腻,做事却有北方人的粗犷。南方姑娘是一棵早发的树,北方姑娘是一朵晚开的花。

但无论如何,心是一棵会开花的树。播下希望的种子,以努力与坚持去浇灌,一定会枝繁叶茂,花开不断。

# 儿时的夏天

□河北邯郸 贾美芳

小时候的夏天熏风蒸腾,那时候,没有电扇,更没有空调。记忆中,小蒲扇是最好的度夏工具。不仅可以送来凉风,还可以驱蚊赶蝇。可是,小蒲扇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一把的。我们家只有两把,还龇牙咧嘴的。

记得,每天晚饭后,我们姐弟四个并排躺在院子中央的草席上,母亲坐在草垫子上。一边给我们讲那总也讲不完的故事,一边为我们扇风。有时候,半夜热醒了,找来硬纸片,摇动手臂,一丝丝的凉风拂过脸颊,于是,睡意沉沉。随着硬纸片“砰”的落地,瞌睡虫也被吓跑。把硬纸片摸起来,继续扇风,重新入睡,不知不觉中,天已大亮。

我们村东有一个大水坑,每当下雨的时候,雨水就顺着街道,从不同的胡同、不同的方向汇聚到这里,把那么大的一个水坑灌满水。我们上下学的时候,总会停在水边洗手绢,看蝌蚪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小蝌蚪鼓着大肚子,摇着细长的尾巴,无忧无虑,特别有趣。有调皮的孩子,在坑边。把成群结队的小蝌蚪引进挖好的小水域,限制着小蝌蚪的游动范围。看着小蝌蚪在泥水里着急地东撞西碰,孩子脸上露出狡黠得意的笑容。不知从什么时候,小蝌蚪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“呱呱”乱叫的大眼睛青蛙。

贪玩迟到是常有的事,老师知道学生们迟到绝对不是因为睡觉

睡过了头的缘故,也不恼,只是叮嘱几句,不要在大水坑边玩耍,再简单批评几句就让孩子们坐回座位。

闷热的天气热到极致就会下一场大雨。那时候,不管雨下多大,雷声多响,闪电多亮,我们根本不管这些,总会结伴在大街上赤脚玩水,看着雨水顺着大街小巷向村外流去,我们奔跑者、追赶着,任凭谁家的大人一声声吵骂,直到有人被人大吵大骂一顿,硬拖着回家,孩子们才唧唧喳喳地散去。

那时的天空分外蓝,那时的云朵特别白,那时的树木格外绿。但不知道在哪一天,我们的童年不见了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1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